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版本考述

万光荣 李泽旭

一、引言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自 1964 年发表以来,因其中著名的“化境”翻译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被数次解读和引用。该文虽以《林纾的翻译》为题,但论述的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还包括训诂学、考据学、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些问题,如:翻译与古文(创作)、修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古文与文言的区别,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史实挖掘与考据,人品、学品与学风的关系等,体现钱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即:古今、中外、文字、文学、文化和学科的打通。这是钱先生经营最善、考据最详、修订最勤的一篇力作,在中国大陆出现多个版本,导致学界引用时出现版本不一、提法不同、用新本引旧言、以讹传

讹等乱象。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些版本进行全面梳理、考辨和比读,便于在出版发行界正本清源,澄清学术界解读该文、诠释钱先生学术思想时出现的种种误区。

二、《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考略

《林纾的翻译》发表 50 年来,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现 10 个主要版本,既发表于专业性学术期刊,又被出版社收入不同文集,还被编者选入以“钱钟书”命名的集子(总体情况见下表),惠及读者之多、援引频率之高、社会效应之大、学术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这十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凝聚着作者的心血、编者的汗水和读者的期待,现依次考略如下。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情况一览表

版本	书刊名称	署名	编辑部/出版社	出版年月	页码范围	字数	注释数量	底版及修订处)
一	《文学研究集刊》 第一册	钱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繁体版)	1964.06	1-29	19601	79 个脚注	0
二	《旧文四篇》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09	62-95	22357	75 个脚注	一版, 286
三	《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	商务印书馆	1981.11	18-52	22551	75 个尾注	二版, 18
四	《翻译通讯》	钱钟书	《翻译通讯》编辑部	1985.11-12	(11): 2-10 (12): 2-9	25946	71 个脚注	二版, 375
五	《七缀集》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12	67-100	25932	70 个脚注	二版, 331 (跟四版 24 处不同)

六	《钱钟书论学文选》	钱钟书著 舒展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01	106-147	26151	70个尾注	五版, 17
七	《七缀集》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08	79-117	25985	70个尾注	六版, 104
八	《钱钟书散文》	钱钟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05	269-311	26178	70个脚注	七版, 85
九	《七缀集》	钱钟书	三联书店(繁体版)	2001.01	89-133	25942	70个脚注	七版, 8
十	《七缀集》	钱钟书	三联书店(简体版)	2002.06	77-114	26136	70个脚注	六版, 96

第一版: 写于1963年3月, 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6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①。当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世界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多篇研究林译小说的文章, 翻译界掀起了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钱先生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 揭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分析林译小说中的“媒”或“诱”“讹”“化”, 考察林纾对待翻译和古文的态度, 考证一些文学史实。第一版问世于学术氛围不太浓厚的特定年代, 发表于文学类专业集刊, 因而较少受到关注。

第二版: 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的《旧文四篇》^②, 以第一版为底本, 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 调整注释, 新添脚注和夹注, 将有些注释融入正文, 根据史实更正或补充观点, 在文末增加附记, 删除个别内容; 2) 锤炼语言, 修改第一版中不够简洁或精确的表达, 订正不合规范的汉字和外文单词; 3) 修改标点和格式, 如采用简体字、将第一版正文中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等。正值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迎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 随着钱先生皇皇巨著《管锥编》在中华书局的出版, 以及《围城》的重印出版, “钱学热”在学术界悄然兴起, 《林纾的翻译》第二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被收入多部文集, 如刘靖之编《翻译论集》^③,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④,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⑤, 等等。

第三版: 收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出版的《林纾的翻译》^⑥。该文收录研究林译的四篇论文, 《林纾的翻译》是第二篇, 被选为文集书名, 并标明“钱钟书等著”。第三版以第二版为底本, 经作者修订18处, 包括在文中和文后附记增加内容。第三版在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 被罗璋璋收入《翻译论集》^⑦, 他在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中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从而确立了“化境说”在中国翻译理论中的重要地位^⑧。此后, 翻译界人士在论及“化境”时常常转引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译》, 而作为其源本的第三版少有人问津。第三版的前两段内容还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入《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 以《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题^⑨, 可见其学术影响之高。遗憾的是, 《林纾的翻译》被断章取义地当成了一篇纯粹探讨翻译的论文, 学者们围绕“化”字大做文章, 对其中比“化”谈论更多的“诱”和“讹”视而不见, 有人甚至一笔勾销了文中跟翻译相关的其他学术观点, 正所谓“不懂钱钟书, 是国人的悲哀; 同样, 不识钱氏译艺谈, 也是译界的不幸”^⑩。

第四版: 发表于《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1985年第11、12期^⑪。编者按: “本文原是作者《旧文四篇》(1979年)里的一篇……最近我们走访钱钟书先生……向他索取了《林纾的翻译》的新本, 又征得同意, 在本刊分两期发表。”这里提到的“新本”, 即为《林纾的翻译》第四版, 以第二版为底本, 修订375处, 主要包括: 1) 修改个别重要观点、语言表达、注释格式及其内容、断句和标点、行文排版等; 2) 增加例证、史实、注释等; 3) 删除文字表述、史实和注释。所有版本中, 第四版修订的内容最多、幅度最大, 引人注目之处是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提出“欧化”和“汉化”两种翻译方法, 从而引起了译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 “化”究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 还是最高境界? 第四版作为学术论文分期发表于《翻译通讯》, 该杂志从1986年第1期起更名由钱钟书题名的《中国翻译》, 因而在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五版: 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简体字版《七缀集》^⑫。《七缀集》是由全部《旧

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和半部《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4 年 3 月出版)的合并,收入其中的第二篇即是《林纾的翻译》第五版,以第二版为底本,跟分期发表于 1985 年 11、12 月的第四版几乎同时问世,有人认为两者是同一版本。经过比读发现,第五版 25932 字,比第四版少 14 字,有 24 处不同,主要包括:1)调整了部分内容,减少了一个尾注,调换了两个尾注的顺序;2)简化了第四版中尚存的繁体字,修改了个别错别字,更正了几处不当表达;3)修订了几处断句和标点。第五版收入经过作者大大修订的论文集,在翻译界、文学界都产生深远影响。

第六版:收入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署名“钱钟书著·舒展选编”的《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6]。第六版是文选第六卷“文论选”之下的第五篇,以第五版为底本,修订 17 处,包括:1)增加某些尾注中的考证文字;2)删节部分外语引文和出处的注释;3)对长引文使用引号、小号楷体,与正文隔行;4)改变繁体字体,将个别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编者当时宣称《钱钟书论学文选》是钱先生学术著作比较完备的一个选本,将翻译归为“写作篇”之下,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译》格外引人注目,经常为文学界、翻译界人士参阅和引用。

第七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版的《七缀集》^[7]。据编辑回忆,钱先生当时向出版社寄去了《七缀集》校改本和花城出版社《钱钟书论学文选》中的《七缀集》修订本,并主张以花城版的文字为准^[8]。第七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修改内容包括:1)调整注释,改脚注为尾注,新增、合并尾注;2)修改部分断句和标点;3)繁体字体的变化,既改简为繁,又改繁为简。第七版收进经过钱先生修订的《七缀集》中,在文学界、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八版: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 月出版的《钱钟书散文》^[9]。据文集编者交代:当时钱先生卧病,未能亲自编选和校订,散文中所有篇目都由杨绛先生审定,其中的人名、地名、书名采用钱先生统一的译法,汉字拼写尊重其本人的习惯,原文篇末注脚统一为脚注。从收录的《〈七缀集〉序》来看,《林纾的翻译》第八版似乎以第五版为底本,但在内容上更接近第七版,修订了 85 处,主要是将尾注改为脚注,注释中涉及年、月、日、册、章、页等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还修改了少数标点。

作为谈文论艺的《林纾的翻译》第八版被收入普及性文集《钱钟书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在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影响,如中国知网中以“《钱钟书散文》”为参考文献的 238 篇论文中,大多数论及文学,涉及翻译的只有 36 篇。

第九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 月出版的繁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集》^[10]。“《钱钟书集》由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红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出版说明中这段文字的落款时间为 1999 年 12 月 1 日,当时钱先生已经作古,修订工作由杨绛先生跟上述人士和出版社编辑合作完成。从该集的“修订本前言”可知,它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七缀集》(修订本)为底本,因此《林纾的翻译》第九版以第七版为底本,而且这是所有版本中最近接的两个版本:第九版减少了 43 字,修改了 8 处,除繁体字体不同之外,主要是修订了注释中参考文献的版本、卷册和页码以及两处标点符号。

第十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 6 月出版的简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集》^[11]。该书出版后记中提到:《七缀集》繁体字版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为底本,但删削了《钱钟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的部分修订内容,为了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的内容,经杨绛先生同意,简体字版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出。比读《林纾的翻译》第十版与第六、七、八、九版后发现:第十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两者在长度、行文、排版、注释等方面几近一致,只是在个别繁体字体、标点符号、汉字与阿拉伯数字之间稍微有所不同。第十版作为最终定版,收入三联书店简体字版《七缀集》,在学界的影响呈后来居上之势,如中国知网中以“《林纾的翻译》三联书店”为参考文献的论文达 188 篇。

三、《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带来的启示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上采取先增后删再补,以 1985 年的第四、五版为界:一、二、三版是旧版,特点是注释较多、格式不统一、语言不够精炼;六至十版是新版,特点是观点与时俱进(如对“化”的表述、译作优于原作的认识)、内容进行调

整(如将某些注释融入正文,增加考证文字)、语言表达更加精准(如对有些字词的反复推敲)、行文格式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和编排要求(调整注释格式和内容)。每个版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标点或排版问题,新版本往往优于旧版本(或底本),三联书店的第九、十版本无疑是讹错最少、排版最美、体例最好的终定版。这十个版本先后发表于两家学术期刊,由九家出版社出版或再版(更不用说多次印刷了),体现了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给当下学术界、文化界出版发行界和广大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一) 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文章不厌百回改,璞玉雕琢可成器!”《林纾的翻译》问世之初便是一块“浑金璞玉”,钱先生几十年来字斟句酌、反复考证、不断修订,将其打造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旷世力作。从不同版本的修改痕迹,可揣摩他对某些学术观点的一再深思,对语言表达的多次锤炼,甚至连不太起眼的标点符号和数字也再三推敲,体现了他著述的一个鲜明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自己的著作不断修改,除改正误排的,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外,也有改正自己发现或别人指出的误引或不恰当引用的。”^[10]此外,他在收入《林纾的翻译》的《旧文四篇》和《七缀集》的历次版本中,认真撰写“卷头语”“附记”“序”“修订本前言”等文字,介绍对书(文)所做的修订,并通过与编辑的多次通信和交流,表达了他对出版社和编辑的谢意和敬意,体现了他的虚怀若谷和从严治学。他曾自嘲自溢为“钱文改公”,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严谨负责的学术态度,给“喧哗与骚动”的当下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敲响了警钟:求量不重质的著书立说只会产生文字垃圾;过分追求标新立异、一味鼓噪所谓理论创新只会污染原本健康的学术生态;盲目引进的外国理论、生吞活剥的欧化句式、文白夹杂的行文表述只会让编辑敬而远之、读者憎而恨之。目前很多核心期刊都面临一种“两难”矛盾:投稿作者抱怨发表文章太难,编辑部感叹选择优质稿件太难,除了选题不新、内容不实不精之外,文字功底不扎实、文学修养不深厚也是一大原因^[11]。钱钟书的一部《围城》便享誉中外文坛,被译成英、俄、法、德、日、西、韩等多种外国文字,两部巨著《管锥编》《谈艺录》和一部文集《七缀集》足以震撼中外学术界,

继《管锥编》被美国学者 Ronald Egan 节译成 Limited Views: Ideas on Ideas and Letters 之后,《七缀集》最近也被译成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因此,作为当下的中国学者,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要对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负责,要对自己完成的论著从内容到形式负责,要对论著的发表期刊或出版社、读者群体、成果应用及其社会影响负责。

(二) 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

从钱钟书和诸位编辑就《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的成文、书过程的信件往来可知,作者背后永远有一支服务意识强烈、学术视野开阔、业务知识扎实的编辑队伍,这是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展的核心力量^[12]。首先,编辑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高度的奉献精神。他们服务于作者和读者两类群体,生活在学术追求和市场开拓的夹层之中,必须甘于坐冷板凳、争当无名英雄,这在出版社实行企业改制、部分期刊采取自负盈亏的大环境中更显得难能可贵。担任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钱钟书著作的几代编辑,无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次,编辑必须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业务知识。为人作嫁衣的编辑,不仅要学会做“裁缝”,还要当“设计师”,还必须介入论著的策划、写作乃至市场推广。从钱钟书在“卷头语”“序”“修订本前言”中充满感激的文字可以看出,魏忠贤、辛广伟、栾贵明、马蓉、施咸荣等编辑不仅在“编”上花了苦工,也在选稿、设计上费了一番心思;从钱钟书不同名称文集的出版说明、编后记、出版后记中可知,花城出版社《随笔》编辑部在“钱钟书研究”成为一个范行为的研究课题时,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选本而承担了一个“宏大工程”——《钱钟书论学文选》;杨绛、钱媛、舒展等诸多学者为参与编辑《钱钟书散文》而费心尽力;三联书店组织精兵强将编辑出版了一套十部《钱钟书集》(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并邀请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张佩芬、陆文虎、马蓉等一批“钱学”专家担任编辑,从而确保书集的质量和品位。

结 语

《林纾的翻译》不同版本的考证和修订,体现了钱钟书从严治学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

识,以及几代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钱先生跟出版社和编辑之间的多次友好通信和坦诚交流成为学术界、知识界、出版发行界的一段佳话,为市场经济冲击波和大数据时代中的学术界和出版发行界做出了表率,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 FYY 008)和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CSY1500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1964年第1期。
-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5页。
- (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02-332页。
- (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295页。
- (5)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薛绶之 张俊才主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323页。
- (6)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52页。
- (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6-725页。
- (8)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 (9) 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25-127页。
- (10) 罗新璋:《钱钟书译艺谈》,《中国翻译》,1990年第6期。
- (1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通讯》,1985年第11、12期。
- (1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锺書著:《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100页。
- (1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147页。
- (1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9-117页。
- (15) 高克勤:《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4日。
- (16)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311页。
- (1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133页。
- (18)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114页。
- (19) 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钟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 (20) 张雨晗:《什么样的文章会更受欢迎——编采心得》,《现代出版》,2014年第5期。
- (21) 覃江华、刘军平:《我国翻译类学术期刊出版现状分析与展望》,《中国出版》2014年10月上。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大学)
(责任编辑:李明彦)